

毛詩注疏

附校勘記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六

十六之

四九

文王之什詁訓傳第二十三

毛詩大雅

陸曰自此以下至卷阿十八篇是文王武王成王周公之正大雅據盛隆之時而推序天命上述祖考之美皆國之大事故爲正大雅焉文王至靈臺入篇是文王之雅下武

至文王有聲二篇是武王之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疏

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

受命受天命而王天下制立周邦而王于況反

疏

文王七章章八句。文王至作周。正義曰作文王詩者言文王能受天之命而造立周邦故作此文王之詩以歌述其事也。上文王篇名之目下文王指而說其事。經五章以上皆是受命作周之事也。六章以下爲因戒成王言以殷亡爲鑒用文王爲法言文王之能伐殷其法可則於後亦是受命之事故序言受命作周以摠之。○傳受命至周邦。○正義曰言受命作周是創初改制。○非天命則不能然故云受命受天命也。周雖舊邦其命

維新是立周邦也無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  
十年注云中身謂中年受命謂受殷王嗣立之命彼謂  
文王爲諸侯受天子命也此述文王爲天子故爲受天  
命也按春秋說題辭云河以通乾出天苞雒以流坤吐  
地符又易坤靈圖云法地之瑞黃龍中流見於雒注云  
法地之瑞者洛書也然則河圖由天洛書自地讖緯注  
說皆言文王受洛書而言天命者以河洛所出當天地  
之位故託之天地以示法耳其實皆是天命故六藝論  
云河圖洛書皆天神言語所以教告王者也是圖書皆  
天所命故文王雖受洛書亦天命也帝王革易天使之  
然故後世創基之王雖無河洛符瑞皆亦謂之受命以  
其得有天下是命與之故此亦云受天命而王天下也  
文王雖未得九州以其稱王故以天下言之文王受命  
毛無明說鷓鴣之傳謂管蔡爲二子則毛意周公無除  
喪攝政避居東都罪其屬黨之事其受命之年必不得  
與鄭同也尚書武成篇曰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  
天命惟九年大統未集孔安國云言諸侯歸之九年而  
卒故大業未就劉歆作三統厯考上世帝王以爲文王  
受命九年而崩班固作漢書律厯志載其說於是賈逵  
馬融王肅韋昭皇甫謐皆悉同之則毛意或當然矣文

王九十七而終終時受命九年受命之元年年八十九  
年其卽諸侯之位已四十二年矣故帝王世紀云文王  
卽位四十二年歲在鶉火文王於是更爲受命之元年  
始稱王矣乃引周書稱文王受命九年惟暮之春在鎬  
召太子發作文傳九年猶召太子明其七年未崩故諸  
儒皆以爲九年而崩其伏生司馬遷以爲文王受命七  
年而崩故尙書周傳云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二  
年伐邾三年伐密須四年伐大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  
七年而崩史記周本紀云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  
虞芮旣讓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也此是受命  
一年之事又曰明年伐大夷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  
明年伐邾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明年西伯崩此雖  
伐大夷與伐耆伐邾其年與書傳不次要亦七年崩也  
鄭不見古文尙書又周書遺失之文難可據信依書傳  
史記爲說故洛誥注云文王得赤雀武王俯取白魚皆  
七年是鄭以文王受命爲七年之事中侯我應云季秋  
之月甲子赤雀銜丹書入豐止於昌戶再拜稽首受尙  
書運期援引河圖曰倉帝之治八百二十歲立戊午蓆  
注云周文王以戊午蓆二十九年受命易類謀云文王  
比隆興始霸伐崇作靈臺受赤雀丹書稱王制命示王

意注云入戊午部二十九年時赤雀銜丹書而命之是鄭意以入戊午部二十九年季秋之月甲子赤雀銜丹書而命之也鄭知然者易乾鑿度云入戊午部二十九年伐崇作靈臺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受籙應河圖注云受命後五年乃爲此改猶如也如前聖王所得河圖之書由此而論既云入戊午部二十九年雖連以伐崇改正之事云受籙應河圖則二十九年之文爲受籙而發受籙者卽謂受丹書王命之籙也以此知入戊午部二十九年卽是赤雀所命之年也先言伐崇作靈臺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然後始言受籙者以文王之時所爲大事唯此而已此由天命而然故既言受命之年卽言所爲之事下乃繼以受籙應河圖此等之事皆由受籙而爲之故受籙之言與二十九年文不連耳是類謀亦先言伐崇然後言受赤雀丹書亦以伐崇作靈臺是文王大事由受命而然故在赤雀之上先言之也且乾鑿度云亡殷者紂黑期火戊倉精授汝位正昌注云火戊戌午部也午爲火必言火戊者木精將王火爲之相戊土也又爲火子又火使其子爲己塞水是明倉精絕殷之象也是言文王受命在戊午部之意既言入戊午部二十九年受籙復說在戊午之意明以二十九年爲

受命年也受命之月已是季秋至明年乃改元故書序  
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注云十有一年本文王受命  
而數之是年入戊午鄣四十歲矣是鄭以受命元年爲  
入戊午鄣三十年故改至十年而四十也又以歷校之  
入戊午鄣二十九年歲在戊午其年殷九月二十五日  
得甲子明年乃改元則元年歲在巳未至十三年在辛  
未其年正月六日得甲子譜云以歷校之文王受命十  
三年辛未之歲殷正月六日殺紂是得赤雀之命後年  
改元之驗也又中候雜師謀云唯王既誅崇侯虎文王  
在豐豐人一朝扶老至者八十萬戶是受命六年而伐  
崇居豐也卽云至磻谿之水呂尚釣崖王下趨拜曰望  
公七年矣所以言七年者以本丹書命云雜授金鈴師  
名呂故得命卽望之今受命六年而言望公七年通得  
命之年數之故七是得命之後明年改元鄭所參校於  
茲明矣若然鄭於金縢之末注云文王年十五生武王  
又九十七而終終時武王年八十三矣若文王受命七  
年武王八十三至十一年觀兵得魚之時武王八十七  
矣至九十三而終則通數取魚之年乃得爲七年鄭云  
文王得赤鳥武王俯取魚皆七年文王以明年數武王  
以其年數者文王改元須得歲首爲之武王未及改元

唯須正名號耳。我應說文王之戒。武王曰：我終之後，恆稱太子河洛，復告遵朕稱王。故太誓說：武王升冊稱皇太子，得魚卽云：俯取是得告之，卽須改稱，故不與文王同也。如上所說，受赤雀之命，必是歲在戊午，蔀二十九。年矣。案乾鑿度云：歷元名握先紀日甲子歲甲寅，又曰：今入天元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歲，昌以西伯受命。注云：受洛書之命爲天子，以歷法其年，則入戊午蔀二十四年矣。歲在癸丑，是前校五歲，與上相當者。其實當云二百八十五歲，以其篇已有入戊午蔀二十九。年受籙之言，足以可明。故略其殘數，整言二百八十九。年，不言五也。知必加五年，當戊午蔀二十九。年者，依三統歷七十六歲爲一蔀，二十蔀爲一紀，積一千五百二十歲。凡紀首者皆歲甲寅日甲子，卽以甲子之日爲初蔀。名甲子蔀一也，滿七十六歲，其後年初日次癸卯，卽以癸卯爲蔀首二也。從此以後壬午爲蔀三也，辛酉蔀四也，庚子蔀五也，己卯蔀六也，戊午蔀七也，丁酉蔀八也，丙子蔀九也，乙卯蔀十也，甲午蔀十一也，癸酉蔀十二也，壬子蔀十三也，辛卯蔀十四也，庚午蔀十五也，己酉蔀十六也，戊子蔀十七也，丁卯蔀十八也，丙午蔀十九也，乙酉蔀二十也。是一紀之數終而復始紀。還然今

乾鑿度入天元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歲以一  
紀之法一千五百二十歲除之得一千八百一十五紀  
餘有四百八十歲卽是入後紀之年其初年還歲甲寅  
日甲子以甲子癸卯壬午辛酉庚子己卯等六部除之  
餘有二十四年卽是入戊午部二十四年更加五年爲  
二十九年受赤雀之命若推太歲卽以六十除積年其  
受命之年太歲在戊午若欲知日之所在乘積年爲積  
日以日行一而六十除之得日之所在又案三統之術  
魯隱公元年歲在己未其年前惠公之末年歲在戊午  
計文王受命是戊午之年下至惠公末年六復戊午當  
三百六十年矣而雒師謀注云數文王受命至魯公末  
年三百六十五歲又餘五年者本唯云三百六十耳學  
者多聞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因誤而加徧校諸本則無  
五字也或以爲文王再受天命入戊午部二十四年受  
洛書二十九年受丹書若如此說於易緯之文上下符  
合於中候之注年數又同必知不然者以讖緯所言文  
王之事最爲詳悉若赤鳥之外別有洛命則應有文言  
之今未有聞焉明其無也所論圖書莫過中候而我應  
及雒師謀皆說文王之事只言赤雀丹書不言更有所  
命詳檢諸緯其辭亦然易通卦驗曰有人侯牙倉姬演

步有鳥將顧其意言文王得赤鳥而演易也是類謀曰  
受赤雀丹書春秋元命苞曰鳳皇銜丹書於文王之都  
皆言丹書鳥雀而已曾無斥言別有他命鄭言洛書卽  
丹書是也不然鄭何處得洛書之言乎說者雖云再命  
既言七年而崩則亦赤雀命後始改元矣若二十四年  
已後受洛書所以不卽改元而待後命何也且鄭云受  
洛書之命爲天子若前命已爲天子後命更何所作既  
天已使爲天子猶尚不肯改元便是傲慢神明違拒天  
命聖人有作決不然也又鄭於六藝論極言瑞命之事  
云太平嘉瑞圖書之出必龜龍銜負焉黃帝堯舜周公  
是其正也若禹觀河見長人皐陶於洛見黑公湯登堯  
臺見黑鳥至武王渡河白魚躍文王赤雀止於戶秦穆  
公白雀集於車是其變也文王唯言赤雀何得更有洛  
書且洛書龜負而出乃是太平正法於文王之世安得  
有之此其所以大蔽也然則文王所受實赤鳥銜書非  
洛而出謂之洛書者以其河龍圖發洛龜書感此爲正  
也故圖者謂雖不從河謂之河圖書者雖非洛出謂之  
洛書所以統名焉故元命苞云鳳皇銜圖置帝前黃帝  
再拜受堯坐中舟與太尉舜臨觀鳳皇負圖授是不從  
河者也坤靈圖云黃龍中流見於洛注云謂洛書不必

皆龜負也言河圖龜書見其正耳所命文王銜丹書者  
我應是類謀謂之赤雀元命苞謂之鳳皇通卦驗謂之  
爲鳥鳥者羽蟲之大名赤雀鳳皇之雛神而大之亦得  
稱鳳文雖不同其實一也受命六年乃始伐崇既伐於  
崇乃作邑於豐則受命之時未都豐矣而我應云赤雀  
銜丹書入豐止於昌戶元命苞云鳳皇銜丹書遊於文  
王之都者鄭作我應序云文王如豐將伐崇受赤鳥是  
當時行往豐地未都豐也所居有屋故稱昌戶從後言  
之謂之文王之都太誓云至於王屋譜云周公避居東  
都亦此類也文王世子稱武王謂文王曰西方有九國  
焉君王其終無諸文王生稱王也其稱王也必在受命  
之後元命苞云西伯既得丹書於是稱王改正朔誅崇  
侯虎稱王之文在誅崇之上是類謀云稱王制命示王  
意乾鑿度云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二文皆承伐崇作  
靈臺之下伐崇在六年則亦六年始稱王也但彼文以  
伐崇之等皆是文王大事故歷言之其言不必依先後  
爲次未可卽以爲定書傳稱二年伐邠三年伐密須四  
年伐大夷書序云殷始咎周注云咎惡也紂聞文王斷  
虞芮之訟後又三伐皆勝而始畏惡之拘於羑里又曰  
周人乘黎注云乘勝也紂得散宜生等所獻寶而釋文

王文王釋而伐黎明年伐崇案殷傳云西伯得四友獻寶免於虎口而克耆大傳曰得三子獻寶紂釋文王而出伐黎其言既同則黎耆一物是文王伐犬夷之後乃被囚得釋乃伐耆也出車說文王之勞還帥云春日遲遲是四年遣役五年始反乃勞之當勞訖被囚其年得釋卽以歲暮伐耆故稱五年伐耆也天無二日土無二王若五年以前既已稱王改正則反形已露紂當與之爲敵非直咎惡而已若已稱王顯然背叛雖紂之愚非寶能釋也又書序周人乘黎之下云祖伊恐奔告於受作西伯懃黎若已稱王則愚者亦知其叛不待祖伊之明始識之也且其篇仍云西伯明時未爲王是六年稱王爲得其實故乾鑿度布王號之下注云受命後五年乃爲改此是鄭意以爲六年始王也但文王自於國內建元久矣無故更復改元是有稱王之意雖則未布行之亦足稱王之迹故周本紀云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皇甫謐亦云受命元年始稱王矣正以改稱元年故疑其年稱王斯言非無理矣但考其行事必不得元年稱王耳然則六年稱王七年則崩是稱王甚晚禮記大傳注云文王稱王早矣者以殷紂尙存雖於年爲晚而時未可稱故爲早也時未可稱而必稱之者我應

云我稱非早一人固下注云我稱王非爲早欲以一人  
心固臣下是早稱之意也然則伐崇之時未稱王矣皇  
矣說伐崇之事而云是類是禱王制云天子將出征類  
乎上帝禱於所征之地然則類者祭天之名未稱王而  
得祭天者文王於伐崇之後尋卽稱王於時天期已至  
崇又大敵雖未稱王已行王事故類禱也文王雖稱王  
改正統得行其統內六州而已禮記大傳曰牧之野武  
王之大事改正朔易服色謂克紂之後又復頒布使天  
下徧知之猶未制禮未是大定故召誥云惟二月三月  
注云當爲一月二月不云正月者蓋待治定制禮乃正  
言正月故也然則從是以後始大定矣文王之得大公  
無經典正文言其得之年月雜師謀注云文王既誅崇  
侯乃得呂尙於磻谿之崖是伐崇之年得呂尙也書傳  
云散宜生南宮括闕天三子相與學訟於太公四子遂  
見西伯於羨里是文王被囚之年得太公也史記齊世  
家云西伯政平及斷虞芮之訟伐崇密須犬夷大作豐  
邑天下三分其二歸周者太公之謀計居多則是斷虞  
芮之前得太公也皇甫謐以爲未受命時已得太公羣  
言不同莫能齊一案左傳稱呂伋爲王舅則武王之后  
太公女也文王受命六年武王以八十二矣不應此時

方取正。室且文王爲今年得之。明年卽崩。以人情準之。未應便爲武王。取其女也。又書傳之美太公言其翼佐。文武身有殊勳。世祚太公以表東海。以其有大功故也。若伐崇之後。方始得之。則文王於時基宇已就。太公無所宣其力。亦何功業之有乎。若武王承父舊基。太公因人成事。牧野一戰。賢聖多矣。杖鉞之勞。不足稱述。而使經傳之文。褒揚若此。六年始得。深可惑矣。齊世家云。呂尙蓋嘗窮困年老矣。以魚釣于周。西伯出獵。得之。或曰太公嘗事紂。紂無道去之。游說諸侯。無所遇。而卒西歸。周西伯或曰。呂尙隱海濱。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等知而招尙曰。吾聞西伯善養老。盍往歸焉。言呂尙所以事周。雖異。然要之爲文武師。司馬遷馳騁古今。良亦勤矣。尙不能知其事。周所由安。能知得之年月。今雖考校。未能正之。尙書帝命。驗曰。自三皇以下。天命未去。饗善使一姓不再命。然則文王已受赤雀。武王又得白魚。者一姓不再命。謂子孫旣衰之後。天不復重命。使與耳。非謂創業之君也。文王雖天意與之。而仍未克紂。復命武王使之。統一故再受命焉。文王在上於昭

于天

伯有在上在民上也於歎辭昭見也箋云文王初爲西

君天下也崩謚曰文○於音鳥注及下於緝并注皆同  
見賢遍反下著見同著珍慮反謚音示慎也悉也生存  
之行終始悉錄○**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乃新在文王也箋  
之以爲謚也○**帝命不時**有周周也不顯顯也顯光也不時時也時是  
受命言新者美之也○大音泰後大王皆同**有周不顯**  
而國於周王迹起矣而未有天命至文王而有周不顯  
是乎又**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言文王升接天下接人也  
是矣○**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言文王升接天下接人也  
天意順其所**疏**文王至左右○正義曰言文王初爲  
爲從而行之**疏**西伯在於民上也於呼可歎美哉其  
時已施行美道有功於民其德昭明著見於天言治民  
光大天所加美以此故爲天所命周自大王已來居此  
地周雖是舊國其得天命維爲新國矣以明德而受天  
命變諸侯而作天子是其改新也天既命文王我有周  
之德豈不光明乎由有美德能受天命則有周之德爲  
光明矣天之命我文王豈爲不是乎皇天無親惟德是  
與當時天下莫若文王則天之所命爲是矣又美文王  
云文王升則以道接事于天下則以德接治于人常觀

察天帝之意隨其左右之宜順其所爲從而行之○傳  
在上至歎辭○正義曰此言於昭于天是說文王治民  
有功而明見上天故知在上在於民上也書傳引於穆  
清廟乃云於者歎之是於爲歎辭也尙書注云於者鳴  
聲則於鳴古今字耳○箋文王至曰文○正義曰下言  
其命維新則此未受命時事故鄭本而言文王初爲西  
伯未受命之時已有功於民其德著見於天故爲天所  
命也言初爲西伯以對後爲王摠受命之前爲初非謂  
爲西伯之初耳以言在上著見于天明治民之功見也  
故知有功於民其德著見于天言著見者爲天所加美  
而知之故天命之爲王使爲君於天下至崩而諡之曰  
文曲禮下曰君天下曰天子檀弓上曰死諡周道也○  
箋大王至美之○正義曰言大王自幽來相其可居之  
處而爲國於周大王已來居此地是周雖舊邦也闕宮  
云寔始翦商是王迹起焉國語言周之興也鸞鸞鳴於  
岐山雖爲周興之兆而未書文授之王位是未有天  
命至文王而受天命以諸侯國名變而爲天子國名是  
其改新之也言新者美文王能使之新也○傳有周周  
也時是也○正義曰以周文單故言有以助之烝民曰  
天監有周時邁曰明昭有周皆同也猶左傳謂濟爲有

濟傳疊而解之有周正周也時是釋詁文○箋周之德至是矣○正義曰此言文王德著爲天所命故反其辭以結之言又是者言周德既明天命復是對上句故言又也王肅云天命之是也言時天下莫若文王○傳言文至接人○正義曰人君在人之上在天之下其升降惟天人耳故知言文王升接天下接人謂與之交接天則恭敬承事以接之人則恩禮撫養以接之○箋在察至行之○正義曰此言文王之接天人而云在帝左右明是察天動作而效之言文王觀知天意解在帝也順其所爲從而行之解左右也易稱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故順其所爲而效之

**文王孫子本支百世**  
支支子也箋云令善哉始侯君也

**文王孫子本支百世**

支支子也箋云令善哉始侯君也

勉勉乎不倦文王之勤用明德也其善聲聞曰見稱歌無止時也乃由能敷恩惠之施以受命造始周國故天下君之其子孫適爲天子庶爲諸侯皆百世○疊音尾聞音問注同哉如字毛載也鄭始也左傳作載本又作載同敷音孚施始鼓**凡周之士不顯亦世**不世顯德乎反適音的字或作嫡

箋云凡周之士謂其臣有光明之

**疏**

○毛以爲○聖至亦世

德者亦得世世在位重其功也○勉力勤用明德不倦之文王以勤行之故有善聲譽爲人所聞曰親稱歌不復已止文王能布陳大利以賜子孫於是又載行周道致有天下以此德澤流於後世維文王孫之與子皆受而行之維文王孫之與子不問本宗之子皆得百澤相繼言由文王功德深厚故福慶延長也文王之德不但德及子孫而已凡於周爲臣之士豈不有顯德乎言其皆有顯德而亦得繼世食祿言文王德人及朝臣所以常見稱識行復已止也○鄭唯以哉爲始侯爲君爲異言文王能敷陳恩惠之施令德著于天遂受天命而造始周國由此故爲天下之人君其文王孫之與子其本適爲天子支庶爲諸侯皆得百世餘同○傳○聖至支子○正義曰○聖聖也○釋詁文哉與載古字通用中庸言栽者培之注引上天之載是其通也以其通用故云哉載也釋詁哉維侯也郭璞曰互相訓是侯得爲維也適譬本幹庶譬其枝故言本本宗支支子也王肅云文王能布陳大利以錫子人故能載行周道致有天下維文王孫子受而行之美其及支子孫言文王之功德其大宗與支子相承百世之道○箋